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八

敕

命中書勞西番指揮何鎖南

君子守信以義從仁所以仁者盛義者興此  
理道之行者也今西番指揮何鎖南自附以  
來信義甚堅前歲命往烏思宣布朕命遠涉  
萬里不憚勞苦至烏思所言朕命如敕今年  
以家小來京合加禮待使足養其親下程未  
三十石麥如之其鎮撫劉溫人職雖微心亦

懷誠眷屬亦也至京下程米一十石麥如之  
命中書回安南公文

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  
之若全以為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  
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  
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  
何在繁文今後若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移  
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由豈不有便  
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欲三  
年來貢其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  
須教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  
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諭元相驢兒敕

邇者人自土河來言及今歲丞相少染微疾  
於私頗滯既聞之後深為丞相之憂何也蓋  
聞人之有疾者莫苦甚於此其有說焉者三  
儒曰冤愆釋曰定業道曰宿債是三說也虛  
實不可知又曰若此非福人不可解否衆德

難以釋卿本忠貞之將聞名久矣今知若是  
為羨所為特差人齎藥餌往治丞相無疑而  
服之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陳叔明敕

敕諭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為入貢之禮繁  
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  
以備內廷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苦致  
生嗟嘆為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貢微情厚  
乃國王之大體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

無誠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且王居  
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陲  
若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  
自侮若泛常施以小詐將非重輕則大體一  
失禍不招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今王不  
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  
真偽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為也今陪臣行人  
歸特諭王知邇來朕中書御史臺朋黨相尚  
事覺已行誅畢因是王知故茲敕諭

諭安南來使敕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  
差陪臣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  
腹之言敕諭阮士諤歸朕恐待王之禮薄專  
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士諤  
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內臣既達爾邦其  
士諤罔知所存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  
宴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  
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禮既非其

於他者何且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  
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  
昔中國之君雖統朕思限山阻川實為疆制  
若我中國有道內安四夷守分何歆事大之  
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  
有餘愆洪武十一年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  
觀况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歆令見又非有  
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  
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

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敕諭

諭占城國王阿荅阿者

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壽賀禮甚厚若觀物之厚更期日而至非占城國王誠意極專其來使奉命之篤萬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然覽表閱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且云失去物件及有白曹之僞朕所以戒爾兩國毋得深構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之

今再敕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以莫大於好殺者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生莫大於好生天之所好者仁也人能行仁之道有血氣者無有不生焉且爾兩國之爭是非吾所不知但知曩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乘勝入安南之國其安南辱之甚矣若此之後已而已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綿長矣如其不然必欲驅兵連年苦戰彼此勝負

固不可知如鷸蚌相持漁人獲利是故或彼  
此悔之晚矣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  
直臘入境難之甚者也朕書至王當脩睦四  
鄰之道以是服非則可毋恃彼是此非是謂  
不可因王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  
惟吉故茲敕諭

問高麗貢不如約

曩元之馭宇運未百年而天更朕代元為君  
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惟三方如舊獨爾

東夷固恃滄海內弒其王貢不如約外搆民  
禍必三韓之地有為故若是歟命使往問叛  
服不常其故為何故茲敕諭想宜知悉

諭神樂觀敕

開基守業必勤政為先趨事赴功非信誠必  
責傳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  
謹斯二事而  
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  
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

御製文集 卷八  
上下神祇其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爲  
生民以祈福而保已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祭於社稷之神然後興師當祭  
之時畢則有受脰之禮其受之時必思神洋  
洋乎在其上而穆穆然或左而或右委心敬  
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所以成肅公受脰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  
伐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威儀  
之則以定命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也若是其驗禍  
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可謂佞神  
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已朕  
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做  
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施之然長生之道  
世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化速疾去來



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戲昔殷周之父老何  
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朕設神  
樂觀以備樂碑之於觀以示後世其觀主不  
潔樂生不精贍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  
勤於祀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於  
祀事朝臣觀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  
茲勒石想宜知悉

翰林侍講學士李紳敕文

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治民非文何以昌化

所以文助志士志士行文之理文所以備載  
萬物闡演幽微無所不至昔有唐之有天下  
時和歲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  
事者必內相之慮勤以致遐邇來庭外戶不  
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聞之心踴躍而歆  
肩之何用賢之道弗齊致遺賢於遠邇故若  
是今特命爾某爲翰林侍講學士自任之後  
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欽哉

翰林編脩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

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吾中國之文始八卦以代結繩而編簡至於方冊流傳古聖人之言莫不備載萬物性情造化無所不該焉洪武初大將入胡都得圖籍文皆可考惟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軋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於戲軋方之書秘書非爾安能名於中國爾非書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爾某爲翰林編脩汝其敬哉

諭征南將軍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

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重望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定之後除官替回故茲敕諭

諭左叅政張統左叅議韓鑰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殺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是幸故茲敕諭

建昌僧官敕文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已法界制外道

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  
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  
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已之大覺而  
歆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  
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  
力寰中之修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修佛道  
善馭僧民其方土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溥既  
內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  
吏曹如教毋怠

諭僧純一敕

昔釋迦之爲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  
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  
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  
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  
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  
翊王度是也爾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爲僧  
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  
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修

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倣倣雖不獨處窮  
居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因爾僧  
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下朝堂歆氣力以  
扶持意在鼎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己孰不知  
財寶既集淫慾並生况釋迦非大廈而居六  
載大悟心通方今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  
熒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  
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脩外  
故不答特役之今脫爾行令有司資

尋名山悟善已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  
宇可不比佛之為道哉

命道士祭嶽鎮海瀆敕

爾諸效仙人等律已脩身道法清虛之玄去  
貪嗔絕妄想一精英以步昂霄為斯清淨特  
命奉

神於嶽鎮海瀆爾其消潔乃心供犧牲祝帛  
於

神座汝往欽哉

神樂觀提點敕

朕設

神樂觀備五音奉

上下神祇其敕居觀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  
教也或云始廣成子流傳至漢曰道士凡此  
者多孤處雲居棲巖屋樹是則宜其修也晨  
昏目心以去玄覽宵晝仰觀俯察以滌宿世  
之寃愆措今生之善行俄爾有知則倏然忽  
然躡雲衢而神遊八極往無不達交無不獲

如此者安得不與

神通故有飛神謁

帝直謂人詞者斯可謂修之至也今見修道  
士其雖未若此其志已處清虛特命職格神  
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  
書吏部如敕施行諭往欽哉

神樂觀知觀敕

朕聞軒轅時崆峒有修者其教獨善其身而  
已效之者往往逮至漢天師張陵致神倏忽

御製文集 卷八  
飛符役劔轉斗移星其幹旋造化人莫知其  
然今之道士祖而效之雖未若是人皆清淨  
斯可職而奉神彼得樂於脩鍊者也神樂觀  
已命正官掌領觀事尚缺分理者部諸樂生  
以聽陳舉今見修道士某可授清淨五音領  
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敕施行使往欽哉

諭延安侯唐勝宗

古人之將居成平而有無功而受賜罰者相  
傳至今代代有之所以受賜者以其禦患於

成平捍侮於不測所以受罰者不能禦患於  
成平失捍侮於卒然故事淪前功勲消息愴  
是皆明著史冊賢人君子孰不見之洪武十  
四年越中山賊嘯聚林藪深爲民患特命爾  
延安侯唐勝宗帥兵進討逾五月乃平今年  
春歸賜田一庄爲子孫世祿嗚呼攻城不易  
守城尤難卿能禦成平之患宜加勞之故茲  
敕諭

諭江夏侯周德興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之勞所以爲君禦災捍患至身終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嘗嘆羨不已俄洪武十四年夏蠻谿爲盜病民朕命年壯能涉崇山峻嶺之將帥兵討之時爾開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侍其傍即請願行朕不覺興嘆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人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庄爲子孫世祿嗚呼勤

忠不怠禦侮安民非卿者誰故茲敕諭

諭右軍都督僉事張德

古人爲將志在智無遺策信在無敢後期勇無當前仁撫下使懷恩伸令嚴而必不犯前者東溘山民嘯聚命卿爲偏將軍與延安侯同徃逾五月功成今既凱旋賜卿田一庄子孫世祿故茲敕諭

諭太學生

仲尼之道上師夫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曾



有踰斯道而久於世者乎朕統一寰宇育夷  
夏之烝黎偃兵未久創業未周惟學校之設  
國之首務十五年春命工曹會百工以構廟  
學逾五月工曹奏工已成矣是以至師於是  
來生徒以受業期在育君子必履仲尼之道  
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蒼生今師生皆至若  
不敕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之憲則恐養非  
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所以志於學者志  
在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驥固守

仲尼所云四非之篤慎日經旬以逾歲月不  
變其所學則賢人矣雖齒落而頭童何憂乎  
身不易耶邇聞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  
特紊命教之道大傷學規於斯不才非獨時  
累於身體將必常憲而不原若體朕意而學  
者飯至而食湯至而飲晝惜寸陰而進業暮  
燃燈而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必跪而請授若  
非此禮而問道則繩愆廳紀之特敕禮部條  
陳警戒諸生勉之故茲敕諭

御製文集 卷八 二十六  
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烟服霧  
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  
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  
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  
凝然其神則天假颶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  
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風生蛟蜃噓  
氣而雲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  
然而懼乎是時檣傾而舵摧歆良工以完之

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  
朕命吉哉故茲敕諭

諭征南將軍穎川侯永昌侯西平侯

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  
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  
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  
蠻於可渡之北席捲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  
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報摧堅敵於點蒼山  
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

士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  
再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佾之邦  
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勲著彤庭英風  
遍播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  
者矣今也勤勞既多歆勞以飲用柰何山川  
險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敕然耶故  
茲敕諭

釋湖廣黃州府同知安貞

諭湖廣按察司九月二十五日未時奏日至

京為安貞被猾吏所陷按問如律在法司守  
法之道故宜朕原貞由皆非私也物皆公用  
况房屋一定不移之物牀榻椅橙之類雖可  
動移既成又居公廨係官之器其貞他日別  
遷豈將在官之物隨行若以如律治罪則今  
後官居無如民居官舍陋於民舍何足以統  
民其陷害官長猾吏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  
矣敕至安貞復任猾吏刑來故茲敕諭

諭靖州衛指揮僉事龐虎等三員

朕聞人臣之忠義者未嘗蒙蔽人君而為忠  
臣者也前為地方撥屬不明敕鎮撫畢安詣  
衛教爾為忠良智謀之士豈料信從蠻夷暗  
受賄賂賣棄地方及至指教之際妄行捏詞  
面欺回報以致都司問擬如律的決降充總  
旗朕思前勞既多今所作之罪不淺若的以  
前罪決之朕心不忍然而罪皆釋免理當調  
守雲南霑益臨安二衛守禦符到即行毋稽  
故茲敕諭

### 諭刑官

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鐘山之陰其所名者貫  
城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圈  
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  
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  
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  
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  
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  
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

御集文集卷八  
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映鍾山之蒼翠  
雖飛巢巔而走窩下亦莫潛毫釐洞見其真  
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  
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之所志也汝  
其敬哉

諭河南布政司及諸府州縣官吏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  
心仁吏如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  
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

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鱉游園林如此則  
牧守郡吏將必禍焉舊歲河南來奏河水瀾  
漫數州皆徙民居田園為之一空朕於日夜  
究心河水為患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蕩衣  
食既缺將何立命况且東作將興老幼艱辛  
今特命駙馬李祺齎朕敕命往所災處所優  
給其民雖不足厚給之恩終解吾民之苦爾  
諸職事一如朕命奉行毋怠

諭琉球國主察度

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為國環海為固若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道育琉球之民尚好生之德所以事大之禮興自朕即位十有六年王歲遣人至貢本國之土宜朕甚嘉焉特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以使來致謝朕今更專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齎符賜王度金銀印一顆送使者歸就於王處鬻馬不限多少從王發遣故茲敕諭

諭翰林檢討李陞

嗚呼君子備道而有不幸焉曰老不遇也壯夭也疾甚也古今於此三不遂志人以為恨朕未然其說俄監察都御史以知人情舉卿詣朝朕令試之試者奏卿人才矣朕亦親出題鍾山之景使發方寸之靈弗逾時來呈覽之言雄句壯氣宇豪英朕思任之必國民之利當任之時卿訴疾甚步趨艱辛猶未深信但今職翰林檢討以省步趨之艱幾月目形

體聲貌果疾之甚也况聞卿老母年邁特敕卿歸故茲敕諭

諭琉球山北國王怕尼芝

上帝好生寰宇生民者衆

天恐生民自相殘害特生聰者主之以育黔黎邇來使者自海中歸云及琉球三王互爭於農業少廢人命頗傷朕聞知不勝憐憫今因使者往復琉球特諭王體上帝好生息征戰而育下民可乎不然恐

上帝有變事可究追故茲敕諭

諭刑部尚書開濟父

諭尚書開濟父開蒙翁志堅人也所以子尚書今尚書之志正在首觀時誠固志人也久若是而不異則出仕賢稱矣翁願若是國民幸若是朕思必若是欣哉欣哉不亦美乎然翁慈父之道不已又携孫等赴京可見翁以子為國為民之切許國之心盡矣是翁平昔之志况今日之耀朕幸翁來多方更訓揚爾

祖宗保我

社稷故茲敕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為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為神而脩或云神為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脩身歟吾不知二脩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亡其名亦未知果為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

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馬所以脩者為神而修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而異身首而為神之善者邇來閩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歆達之以妙已之虛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名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奧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甚博然迷於是而已不覺矣再引道之清虛與校



之未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  
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聃云  
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頑肯近斯三宗者豈  
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即智人也

諭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  
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  
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  
判之先後累劫之冊表何見一微塵之旨云

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  
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  
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  
求旨之切故聰者孰謂可歟既聰者不以爲  
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  
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  
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  
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  
者通霄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

御製文集 卷六 三十四  
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  
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  
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為諸徒之所辯而知  
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  
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  
非相要見覲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  
馳雲或為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  
脩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  
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為快哉斯

愚不知旨故特以為然或聰者自以為利根  
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  
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脩者以為經之泛  
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  
燈於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  
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為譏乎審者以謂  
不然動靜動靜以為天下樂是則以為智人  
便信則以為天下安化則以為天下幸行則  
以為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

御製文集 卷八  
佛之故鑿磨鈍根而為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網設使網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陪不為多減一陪不為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敕智禪而云乎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

不喧時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脩行者磨厲也行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脩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脩者期驗欲疾茫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愆重嵬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評告亦豈朕之不然自作

御製文集 卷八 三十一  
而為定業將欲以去難實艱於解分是何行  
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  
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庄收糧五百  
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  
升盡為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  
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庄如之朕准其  
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  
者半隱而半出亦云庄所並無司者至於再  
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

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  
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誰歟於戲欲世之不可  
絕而絕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為苦  
心志而勞用婪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泐復

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沉凡丈夫舉此  
必欲出類拔萃而異仄陋也又智用之而知  
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茫  
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

御製文集 卷八 三十一  
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  
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  
然乎爾戒泐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場所脩  
者出世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妬忌之  
惡忿於虻虻褻於覲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  
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  
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教住持誠若  
是乎曾問生死也死生也云何蓋生非死死  
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茫然無知其所以然

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為集金帛構是非  
要虛名不立實效甚蚋蝶之尋芳遊蜂之捕  
蓋若蚍蜉之慕腥膻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  
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麗天風飲  
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啖膻味甚於蜂  
蟻蝶乎今之罪也在奏愆匿愆觀喜怒乘顏  
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飾已非斯身亡有  
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  
廚下以足衆僧饘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

調致使衆僧饑虛口澹則法司施行矣故茲  
敕諭

諭海西右丞阿魯輝

諭右丞阿魯輝洪武十六年四月遼東守將  
遣使入奏為海西事云卿阿魯輝差使甯溪  
皮等伸情意言及烏者野人歸誠朕甚嘉焉  
且卿所守地方東隘野人南險高麗北接曠  
漠惟西抵元營無甚艱厄遂數千里以神馳  
寐交雖漢河西竇融之誠何出卿右今特遣  
使齎朕至意往勞故茲敕諭

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

書秘訣與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元之真而  
樞萬靈如影響則用已之際神以契符訣之  
妙則繼傳不息之道豈不倏哉而感應也歟  
否若是雖善秘書精指訣雖萬千之熟亦何  
應哉且爾祖至今繼世名世者以其禦災捍  
患也爾正幼年當節脩節潔精魂思與神通  
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茲敕諭

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敕

諭安南國王前者占城之役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因爾前王終於占海之濱廷檜留於占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尚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勤脩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敕諭

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敕

三月初二日捷音至京云二月十八日番寇潰散餘者見行追襲然此其守禦洮州城池當仔細定奪今擬西番已得地方寧靜其河州兩衛軍馬止留一衛在河州撥一整衛守洮州岷州原守軍馬且不敢撥動但留鎮靜即目鐵城等處人民多不魯納糧當差地方多有積蓄令軍人哨取以為自供其洮鐵二城長陽地方人民切不可留一戶在彼爾當

御製文集 卷八 三十一  
依朕前屬一應首目歷歷解來乘此軍勢不  
可再三一了便了所有隨征軍馬山西已行  
發回甚是的當餘有西涼寧夏未見發回敕  
文到日遣回本衛京師陝西河南軍馬令步  
軍挾人出來軍馬可盡數在彼收拾零碎西  
番然後回還可矣敕諭曹國公西平侯及藍  
玉總兵等官知會

又

西番人性多不懷德畏威有之今遍大軍至

彼各各星散失其前日所有少有降者不過  
面從而已非心服也敕符到日云及諸將知  
會毋得私已容留一人在於洮州地方後為  
民患彼中人口多養馬死務要收拾乾淨不  
可令人作弊其十八族地方亦養馬多除端  
王舊管當差不科外其餘包鎖南等一了不  
曾當差人民見一戶出馬一死少有不從致  
之嚴令或遷離本土若令及一二人必有從  
令者首目絕不可容下應有發來庶無後患



本處事務都了可令岷洮陝西等處官軍乘此就扎壘州免致再三動衆此事在於彼中定擬朝中所料未可必然斟酌奉行

又

三月二十日鄭佛兒至京將到曹國公書所言事多係大槩內言轉運艱辛民力生受更言洮守不守恐久遠難為轉運然此處地方皆係漢唐備邊禦侮要地既逐去本處賊徒若不守禦將久又為後患必須守禦其地方

人民一戶也不要留在那裏如今守洮州就將所得牛羊多撥些與軍折作二年官糧也可地方人十分要打蕩得乾淨阿卜商走在何處若無處尋他時他只在黑章咱地面那裏有他親多去那裏問要頴唎子不問到那裏也要拿他來如敕奉行

諭曹國公李文忠敕

即今四川上人以妖惑衆而起延及舊日明氏偽宮人等皆乘時為亂京師大軍居下流

御製文集 卷六 三十三  
急不能撲捕到四川非兩月內不得至爾若  
回在陝西可摘撥官軍遣官率領由棧道星  
夜前去撲滅爾若未至陝西亦可早回定奪  
庶免賊熾以安蜀中

命曹國公李文忠提調都督府事敕

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馬其遷選調遣辯強弱  
知險易發放有節進退信期度行卒之勞逸  
察司隊者邀功若防姦禦侮非止一端於斯  
職也甚貴朕以貴賞功其於機也甚密特以  
機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馬謂裁其  
事耳今府僉事已任左右都督同知都督未  
職特以爾曹國公李文忠專行提調府事都  
府一應遷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後一同來奏  
若府官及大小軍職少有如律者即便究  
治若有功并如律者奏毋他隱奉敕往治欽  
哉

諭御史大夫丁玉敕

前者大軍入西羌萬山將松州已行政取修

城守禦了當甚是威鎮西夷今議得松州地方山多田少所種不足所用若令四川民人供給守禦廢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符到之日可設法抽出軍來四川撫養一會或於保寧立一衛或揀何處緊要所在立一衛鎮靜四川

又

舊歲命爾西征以今觀之非人事必然甚有天意以相四川且妖人彭姓者潛妖遯跡暗

構愚民已有年矣若非命爾率丁氏舊日土兵出境其四川之禍又非淺淺若丁氏土兵未出境上聞妖作亂乘時蜂起以四川各衛并都司官機謀調遣甚有不足安能止妖遏邪今禍亂已平國之福也卿跋涉崇山究心日夜甚為艱勤然卿未至四川指揮音亮等帥軍不律近聞李指揮律如軍法其茆音尚未典刑特差人詣四川斯二指揮必不可恕亦當律以軍法夫國之用將也以備捍大患

而禦姦侮如斯不律者安能食祿受官刑不  
輕恕於法無疑如敕施行

諭信國公湯和敕

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  
列侯有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  
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  
侯黃彬其有管領馬疋軍士均調與南安鞏  
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務要的當北土消息  
常川要知十分南北都要仔細常差人北平

山東往來探聽毋得怠慢謹慎謹慎

諭遼東都司發回高麗百姓敕

六月初十日報到高麗龍州民鄭白等率戶  
以五男婦一十五口來降朕未審爾二將軍  
識否且高麗今古稱東夷越崇山之險僻居  
海隅其風甚詐人性多頑况彼奴主分定民  
人樂土豈有捨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  
弱於我若此一二年間如此者又將疊至深  
有智焉若我無知其害又非小小敕符到日

省諭來民加以公文送回以破彼姦通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其東夷接境在我切無生小隙使彼得為口舌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切不可留况春秋有云無納逋逃如使互相匿納何時了歇須當發回

諭遼東都司敕

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內有姦臣外有詐敵間無入焉奏差來言高麗行禮事斯非慙懃致敬之意實萌間諜之由斯高麗也今古稱為東夷聖人有云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始終者也所以者何其性謀人者多安人者少豈不識彼書之語備在前書并都評議使司公文斯不明之言自漸而進其知備乎然與外交者可謂三國羊祜是其人也餘多為所害故臣子無外交之理

又

昔漢唐之四守也滄海之東三韓之地人多  
狡詐不懷息意而乃叛服不常非智德之將  
戍守斯地其鴨祿之西北斥堠於金山寧張  
調騎控朔漠以撫女貞雖備也恐虞邇者為  
女貞高麗入歸者衆朕將授首帥者職未知  
重輕特令營陽侯至定遼相度與爾等議可  
否量重輕使之受官食祿今年四月營陽侯  
歸奏彼中事勢及齎到奏目雖列有等第朕  
猶恐弗精再差人與爾等議果來文的否若  
的無他論則下注授之以職若有不當則火  
速明白寫來奏聞朕當決之

諭遼東都司指揮潘敬葉旺敕

朕觀高麗之為東夷餘書未詳其性俗備載  
漢隋唐宋諸史誠可驗也其巧詐多端叛服  
不常以其輕薄也當漢隋唐宋大治之時其  
高麗未嘗不為邊患以招兵伐今高麗逆賊  
弒其君又詭殺朝使及內官人等不久遣使  
飾非可謂信乎前者不令來朝彼堅執不聽

及其與之期約而乃不遵所約其狀顯然止  
可各固封疆使其自然今爾等手握雄師戍  
守遼左不思制人之術而萌為人所制之機  
果何智哉高麗既不如我約令却使者歸高  
麗則當復以禮成差有名望者來朝則事大  
之誠必可孚於我衷今貢不如約又詐以虛  
文行移入我邊守雖曰其性輕薄於斯之為  
深有機焉爾等不止於邊擅令入城又擅令  
同周誼來者先歸此必諸將甚中奸誘賄賂  
動搖朕細思之則他日為彼所害於爾者又  
非淺淺今後毋令擅自入境如有來者止於  
邊待後使歸首將不許見今後若有貢賦前  
來仍於邊上止歸不許入獻且令自為之爾  
等如敕毋得違為以干憲度

又

禦邊之道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  
量度奚張威武孰使懷恩斯二事必見機而  
作庶幾制人前者高麗不如約是後假以計

御製文集 卷八 三十一  
稟事件差人詣遼覘視今留周誼在朝遣通  
事歸爾等善待縱之此人親賚周誼書往更  
約以完禮來貢若此去再不如約而乃妄差  
人來就邊止回不許入境且高麗昔在漢隋  
唐間時降時叛時出輕騎擾邊若善與相交  
既久彼又密令廣齎物貨招誘戍兵故事在  
漢高帝時雖不的爲實衛滿同於高麗若此  
今縱與之來不可不備也故茲敕諭

勞西河衛指揮敕

西河之地勢控戎羗番漢同居儀風不一土  
民性勁動以兵加昔君命守斯地非恩威兼  
著者何能畏服者耶爾某官自朕命往戍幾  
年于茲威聲遠振番漢寧居近悅遠來皆爾  
之功特敕勞之故茲敕諭

又

河州之域也羗戎雜處番漢同居鳥鼠一穴  
之地亦邇焉其土人性務爲盜殺伐無時非  
智謀不禦卿當守此必外張威武內懷多仁



御製文集 卷八 三十九  
則羗戎服矣爾其慎哉

勞西涼衛指揮敕

朕惟涼州之域北控胡人於朔漠西南制羗戎於烏鼠同居之所卿守是方即今暑退金生嚴凝之氣將至憫爾禦邊之勞差人往諭慎守勿怠

勞寧夏衛指揮敕

寧夏之邑背山面河昔人界之以為險拒趙宋者趙元昊是也今我大將軍掃清沙漠朕命卿守之此地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慎備秋高縛胡必有日矣爾其深謀哉

勞北口衛指揮敕

朕惟幽燕之北群山輻輳以斯口稱為古北天造之險所以限夷夏也可謂信之矣卿分戍此毋以險自恃必斥堠分明務在制人不制於人智哉

勞四川衛指揮敕

川民之所以頑其恃在四山環之昔所以羗

御製文集 卷八 四十一  
叢魚鳧專之以為國為此也自秦得之後每  
入中國斯化之及也今命爾守是方務懷仁  
以撫之民樂矣爾其敬哉

勞福建衛指揮敕

八閩之地曠民好嘯聚凡守此者非智勇者  
不易今卿當此方面之重必晝夜籌策撫善  
繩頑則為將之能者也戒慎之

勞海南衛指揮敕

曩自戡定以來人皆臣服然當此之際必居

安慮危方稱保民之道前者命爾戢兵炎地  
固守疆圉朕恐爾恃滄海之險曠城隍之高  
深忘備肆逸特遣人往諭且滄海之曠也人  
將以為險朕謂非險也其海濱迤西及南諸  
番蠻貊國無大小環而王者不知其數矣海  
之曠吾與共之設有揚帆浮游奚知善惡者  
耶必加嚴備乃無警於民策之善者汝其慎  
之

勞廣西衛指揮敕

朕惟桂林之域左蒼梧而右蠻溪地多烟瘴  
命卿戍守已有年矣今當盛夏遣人往諭爾  
其撫士卒調飲饑勿使瘴癘有乖卿其慎戒  
之

勞昌國守禦千戶敕

東溟中有竒甸環數百里民有生於是者樂  
於是是以古人置邑曰昌國設守令以牧之  
戍兵以護之斯土海環四維非舟不達所以  
防者防水賊也前數年命卿守此久失存問

特遣使往勞卿其相機防禦以妥吾民故茲  
敕諭

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

朕起草萊削群雄攘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  
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姦弊  
疊興御史臺管局宇文桂因事被問中  
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獎譽  
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  
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

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局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

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詐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子兵不須再役洪武四年

閏三月 日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八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九

敕命

考功監令敕

丞同

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如  
 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  
 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為監  
 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  
 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  
 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

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考愚君  
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  
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柰何空眼無知是  
謂得人之難爾其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  
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  
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為考功監令戒哉  
戒哉

中書舍人敕

書之原由來八卦始代結繩經倉頡而備用  
博便天下其書也萌大聖而茂賢能世非此  
者艱為事理若此者盡天地之有無亘古今  
之興廢云後先之否泰陳三綱而立五常代  
君命如親行使臣民見之無不稽首鞠躬於  
斯之見書之功豈小小哉假如先書之天地  
無知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有  
後書之聖人聖人也非有志之士不能成其  
書所以唐宋特設中書之職爵俊秀而集群  
英以書備救命而昭示天下於斯之職不為

不重而故重之朕法前代官如馬今特命爾  
某為中書舍人勤政毋怠

東宮官敕

洗馬中舍

前代擇人以從嗣君事各有任所以任事者  
何謂發先聖之聰明闡哲王之心志以基將  
來人主之厚德若斯輔之人必通聖智廣學  
問則可今洗馬乃先驅之職於職雖微若非  
中舍乃周旋之士端正豈可近乎今以爾某為  
洗馬中舍爾其動靜  
合宜問對誠實則身家昌焉

兵馬指揮敕

副指揮同

今之兵馬司即宋軍巡使其為職也禦風火  
察姦盜禁城人衆謹關鍵驗出入使真偽俱  
分餘無狂暴以康善良之居若膺是任非機  
智速疾人莫可測者豈輕授焉然世無全才  
爾某頗達變通特授爾某官毋得假公營私  
以積後愆務公勿怠

翰林院典簿敕

翰林院之設歷代本官賢志文學之士然而

代制君命出入書籍官吏俸給日用紙劄上下行移若非案牘之明則無稽於歲終有愆於諸職事者故有典籍之設今朕命爾某爲翰林院典簿爾當奉行毋怠

翰林院典籍敕

官儒於翰林院則有典籍設焉所以典籍者專掌已入院閣之書歷代重其事者何蓋謂紀載先聖先賢之道古今帝王名臣必待學而知之若非永固則後人失學矣所以官人以司之正欲精價閱之方明數目之多寡易於檢討今朕命爾某爲典籍務勤勿怠

國子監助教敕

古之設學京師曰太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子及民間之俊秀君所以教教之者欲國之人才備故有人繁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徧教特有助教設焉若職於此者必得頗通性理勤覽群書方稱斯職非若是而不可某今授某官既承命勿怠



王相府長史敕

古君分封諸子藩屏國家先擇人以輔之故有長史之設其為職也府中一切事務無不周知導王以仁永王之國若如斯者良哉某今授某相府長史爾因儒授此職任雖未見忠良若何止以目前之學用爾爾當竭乃志盡乃心勿汙先聖先賢之道往輔之勿怠

王相府審理正敕

副同

古者列國天下一王綱而繩愆謬故法不外

施此諸侯王之道今王國應設刑官特以爾某為某相府審理訛既承朕命當權衡其心使神明昭鑒焉務公勿私毋怠

王府典寶正敕

副同

昔者君天下符契為先所以取信於臣民也今親王朕授之以寶合設官以掌之今特命爾某為某府典寶訛爾尚恪勤乃心日奉勿怠敬哉

王府典儀正敕

副同

古者諸侯王各居其地天子命禮諸侯遵守而行之於國故有典儀之設朕法古封建於王國亦當設官今特以爾某為某府典儀副爾當精周旋之道進退之方使上下禮節焉務勤勿怠

王府良醫正敕副同

古者諸侯王皆有醫藥之官以其辨食用而謹調和不致食非食而飲非飲此古之道今朕以爾某為某府良醫副爾當一古人之法

以永爾職爾惟懋哉

王府工正敕副同

工正之設古人以之而掌營繕必得憐民之疾苦者庶不致曠費料材而濫役也今王國各設工正所官以爾某為某府工副爾當惜材撫匠以稱斯任往慎哉

王府典膳敕

世人之命飲食也備品以用之別貴賤也所以君用必職以司之使烹調合宜不致食非

食而飲非飲其諸侯王亦有宰膳之官以其  
重願養也必得精潔勤慎之士可今命爾某  
為某府典膳爾宜敬哉

王府司醞敕

酒以奉神明於上下悅人情於古今所以重  
酒以設官為斯若膺是任者必清潔其醞所  
滌利其用具當成之際使馨香室野足以格  
上下方稱是職今以爾某為某府司醞慎哉

生藥庫大使敕副使同

古為國者其於藥餌必集以待公私濟急今  
朕亦有生藥庫之設若欲用人必得識品類  
者方為是任今以爾某為生藥庫大使爾其  
收貯如法出納精專爾惟懋哉

抄紙局大使敕副使同

鈔無古製始宋用元兼行子母大利天下然  
製造之法不難欲人無犯豈不艱哉所以不  
難者一蔡倫之工於今之時孰不為之國之  
用行天下改色飾文禁民勿偽故設抄紙局

官人於斯使督工有成抄造尤精必得人而後已今命爾某為抄紙局大使敬慎毋怠

織染局官敕

織染之工浩大所用者皆民之歲供若官良臣以司之則民無橫科色疋如式若非良臣而貪汙職者則民之受擾物不如式古者因是設局命官使工無曠日物不妄費今朕亦體為之命爾某為某官爾當公務業誠保身慎哉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九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

策問

問聖學

朕詢古人之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書不見  
冊錄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  
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  
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即今之書理若理  
同而書異則不過更名而已何乃古之賢者  
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

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道一遇  
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畧無有礙匡君濟民無  
偏無黨而亦不有賄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  
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爲君  
之師舉臯陶周呂召爲教臣之式明三綱列  
五常使衆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教且嚴而理  
且明何今之人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  
享國且短爲臣者不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  
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習古書知今之時  
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問天時

朕聞聖人在位則天下安和四時序五穀登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甚亨者五日一風十日  
一雨此果若是乎果若是則何君在位天地  
之鑿致然也夫何堯湯在位之時二君皆聖  
人也却乃堯有九年水湯有七年旱當此之  
際民之休息莫不苦殃至甚然否于斯二事  
但嘗聞云耳畧不知水旱始堯湯某年其灾

消禍弭亦終於某年諸儒博習聖經典籍必  
能周其故以陳之且當時君聖臣賢何故國  
民之灾有若是之危此果民不善而致然歟  
君不德而致是歟抑天道運會而使然歟如  
此者去古既遠亦必陳之但以方今天道之  
變又不知何如耳曩元不經天下橫兵十有  
六年灾傷民命者非止一端凡死者兵機水  
火大疫流行中原之地十喪六七至今方定  
九年矣水旱時時必朕非仁而使如是乎當

詳其故朕親覽焉

問刑賞

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  
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  
之樂哉今莫知其法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  
百君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  
夷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舉巨罟張密網絕於  
二世漢高帝除秦苛法約以三章稽歲棄市  
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稽歲棄市

御製文集 卷一  
者五百人至景帝而亦去重刑而以笞杖代之稽歲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果三皇五帝周而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七人而已又古封建有功德列國天下民無爭臣不篡君或讓焉於斯刑賞使民憂而憂樂而樂致國短長者朕不知何特諭諸儒比論可得而聞乎

問堯舜禹啓

唐堯虞舜之書凡儒者皆誦之明之二帝乃大聖人也其為壽也高其在位也久以其大至智則化被天下以其德則澤及萬物其為至智者不言可知矣其為聖德也不待辭而昭明矣夫何不丹均之化慈不及之雖書載丹均之不才猶且不能使人無惑也且禹亦聖人也功被天下法唐虞之制規矩焉國祚延長當衰老之際天下何不益之讓乃啓有之者何敕爾論之



問天地鬼神

天地變異鬼神顯寂若此之機可得而聞乎  
果能陳其本末則當言天地變異其態何如  
鬼神顯寂其狀何若於斯變異顯寂由何而  
生因何而靜故敕問之

問人臣言行

人臣匿有知而為無知揚無知而為有知公  
私乎未親率而言易已親率而云艱果知易  
難乎仲尼之學必精之如貌恭而衷不果言  
行而心不良識見乎測難乎子等幼習至壯  
閱文既多當備陳而辯驗之

敕問文學之士

昔秦皇去封建異三公以天下諸國合為郡  
縣朝廷設上次二相出納君命總理百僚當  
是時設法制度皆非先聖先賢之道為此設  
相之後臣張君之威福亂自秦起宰相權重  
指鹿為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鑑  
秦設相之患相繼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君國

御製文集 卷十 五  
者其故在擅專威福而致是歟抑君怠政而  
有此歟校之既久恍惚其端特敕問之

又

朕嘗觀物昧於造化惑於的理特以雲生之  
妙敕問之理何如也嘗云山川出雲其雲也  
一動一靜何如斯指山川而言雲也又碧天  
四際窮壤無翳俄霄漢間倏然而默雲蔽於  
太虛此非山川之發理果云何若是而妙乎

又

朕聞昔之叩角而歌者謂嘆時而作又一士  
捫虱以論形勢而觀利鈍是二士也智者請  
爲之論

又

朕觀上古聖賢之言冊而成書智者習而行  
之則身脩而家齊爲萬世之用不竭斯良之  
至也今之儒不然窮經皓首理性茫然至於  
行文流水架空妄論自以善者矣及其臨事  
也文信不敷才愆果斷致事因循將何論乎

請論之

又

權衡之制升合斗斛之法止頑民之狡使良善者無憂雖然頑者愈加奸猾善者尤被其欺瞞官以為必善民以為必然若以權衡之制不善升合斗斛之法不良觀斯制度其所由來遠矣今商賈計多市民詐廣未審何法而可制之哉請為之說

又

朕聞昔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為善所以為善者或公於朝或私於家不離為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也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遊諸侯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蘊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之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歆知其所以人情而用孰

御集卷一  
難易乎請為之論

又

朕嘗仰觀俯察知七曜律度於窮壤浮天而東行天以健而不息紀分野而遊乎地上而西馳山崇海凝雲飛星列川流不止淵清弗渾四氣消長歆原其造化何自終未得人以明今文士至朝請陳理說

又

天道窮際而迴遙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焉地道鴻龐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也前列聖之所以載在祀典而以南北郊為首祀次以宗廟社稷下再酌於山川朕觀若此古人將以為神之靈必然而祀焉果恍惚疑信而祀焉且神之為神也或寂或見果隸灾福焉今敕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敬慎何如哉

又

昔堯舜之絕傳其舜禹之衆合周政之不綱

御製文集 卷十  
殷湯之兩廢其故由何而致然

又

嘗聞上古列國於天下爵分五等其於朝聘之儀貢輸之額辨是覈非孰職以專之果有無之可析乎請明其說焉

又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爲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勢而向背不過向吉

背凶而已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犯患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本抱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若必以出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攘之秋大昔於彛倫之序而仲尼孟軻周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爲之論

又

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錦繡乘馬朕審之

御製文集 卷十 一  
久矣未識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日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况商賈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諸生詳而細對

又

吁時士之志奚不我知其由我不德而致然耶抑士晦志而有此耶嗚呼艱哉君子得不易我知人惟彼蒼之照鑒必或福志之將期然邇來云才者群然而至及其用也才志異

途空矣哉

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今之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是化良善契從仙乃務思凌烟霞而躡昂霄會王母於天京釋乃歛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劫而昇兜率志斯二事者道盈菴而僧滿寺以百人為數九十

御制文集 卷一  
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沉其一傍曰鬼神不  
洩機仙有尸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沉迷  
失者耶爲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  
此豈佛仙有無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  
英俊群然博才者衆特以二教諭之救以捨  
彼而從事傑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聰愚者必  
皆兩圖諭由已而救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備  
以陳之

又

朕觀如來修行雖苦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  
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効之者莫知至微  
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  
繼之或幻而或真神通盛効之者亦莫知源  
何夫子之立教彛倫攸叙效之者可以探其  
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論

嚴光論

夫人生天地之間處心有邪正不同者有沽

名釣譽者有濟人利物者此數等之人但聞其情狀不分高下所爲餘何所知且邪正沽名利物此四士者莫不止有二說邪與沽名者類正與利物者同此所以止二說也夫邪非獨姦惡萬狀而爲邪諸事不誠而爲邪可爲而不爲爲邪邪之一說何可數量如昔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爲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

大禮茫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巖濱水以爲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爲竒哉在朕則不然且名爵者民之寶器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者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古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而弗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罔知所報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姦詭其如鬼神何



且彼樂釣於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  
恩之曠漠何如是耶假使赤眉王即劉盆子  
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釣於何處當時挈  
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  
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於朝  
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  
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  
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  
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且耿弇鄧禹之賢生稟天地之正氣孝於家  
而尊於師忠於君而理於務當漢中興之初  
朝無禮法民尚徬徨其弇禹者助光武立綱  
陳紀磐石國家天地位而鬼神祀民物阜焉  
此正大之賢豈不濟人利物也哉所以名世  
於古今者爲此也嗚呼千載之邪正莫不允  
朕泛說乎達者識之

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鐘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遙

見長老持鑪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  
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經聲琅然必好善  
者送供以飯諸僧乎長老對曰近日並無飯  
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寂  
寥面壁以觀想為然何故周旋精舍衆口喩  
喩長老曰僧之所以諷經者恐有過失誦之  
不過釋愆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嘆噫愚哉  
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  
頑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

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  
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佛  
所以教人諷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  
必琅然其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其心所  
以不慮其意止諷誦之若自歆識西來之意  
必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歲久而機通諸惡  
不作百善從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  
矣哉利益甚矣豈有誦經不解其意止顧口

熱心懷惡毒歲月以來集業深重自知非禮却乃誦經以欲釋之可乎譬猶國之律令所以禁暴止邪皆出之於未犯之先乃救狂惡而生善良者上自三皇以至于唐宋元列聖相傳觀斯之道豈不天地者歟或曰民有善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爲識其意不墮刑憲又知却乃真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意忽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捶父凌母考之於律諸犯者重莫過於此臣將施行其犯人

親屬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有此知律善諷者以此爲贖罪臣不敢施行特來上聞幸望宥之朕謂奏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之法歟佛猶人人亦佛性也既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以深重禍愆安肯釋宥者於戲愚至於酪酲

之酣憾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  
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 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  
後梁武帝時有胡僧其狀頗異自西來中國  
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  
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來東土作初祖彼說  
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  
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衝太虛察九泉之機遂

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  
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真傳其說可爲信也時  
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玉三清與聃共三  
曰三清說大羅兜率天界使人慕而隱其機  
與僧悟禪如是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  
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說俱空豈足信  
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竒天機而人未  
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  
夫子生於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

廟祀焉祀而有期除儒官叩仰愚民未知所  
從夫子之竒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雖玄竒  
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宮室殿閣  
與國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  
顯化時所求必應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  
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民未知國法  
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  
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  
常則吉泥則誤國甚焉本非實相妄求其真  
禍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代以來凡釋道者  
不聞談精進般若虛無實相之論每有歡妻  
撫子暗地思欲散居塵世汙甚於民反累宗  
門不如俗者時刻精至也

蜂蟻論

夫蜂蟻者世間最微之命分巢居穴處之兩  
般有衙陣之律本類有不可犯者且蜂有巢  
有戶有守土者有宮有殿有尊王室之綱甚  
嚴者出入有驗飛野無隊自意高下尋花覓

蓋衆興巢室就集爲噲如人之集稻糧也飛  
野無隊者何也蓋身有銳鎡騰翔上下凡遇  
諸蟲蟻有相犯者獨可以刺破之如大將軍  
被堅甲而執利器有智謀而橫行天下也此  
蜂之能者故出無群隊也又蟻者穴居有治  
宮室門戶與蜂相類宮將建近於九泉其形  
命雖微能知寒而閉穴識陽回而關戶巡防  
守界採食盤旋列陣於長堤之下出奇於草  
木之上衆蟻有繩如兵之聽將命也嗚呼蜂  
小有膽有毒蟻微群結繼行氣類相感治律  
過人蜂蟻如是人類犯法何爲靈乎

###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  
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  
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  
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  
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爲謬哉其老  
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

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爲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爲教之名稱無瑕疵况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爲帝興之爲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扇民

特敕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祈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藥巴之喫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尚

者從而有所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  
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  
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  
王剛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  
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古嘗聞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維持身榮儉之不同  
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  
教有不可缺者

甘露論

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兆人  
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  
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爲善之  
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  
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  
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河水清至正年間  
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憂惶  
所以憂惶者正爲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  
必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而



御製文集 卷十  
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爲害必逼其  
身肯日新其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  
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  
若見禎祥之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於已  
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爲良法也即  
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宮祀  
上帝於園丘當日省視壇場道經松下忽見  
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  
將以爲晨露未消倏蜜蜂交雜致吾忽然而

省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  
飴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兆何因而何人  
矣特詔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敕儒臣  
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  
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禎  
以忘危乎朕所以聞祥而憂覩禎而患以其  
近日以來雞鳴半夜乖逆之氣不數日見於  
晨申况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爲之此皆  
上帝之所惡惟恐不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

豈敢以其露之降禎祥以爲必然者也

### 時雪論

淋淋瀝瀝之謂雨大地瓊瑤之謂雪此果雨  
乎雪乎曰二說皆雨雪之文言也洪武九年  
十一月冬深既久清露不結河水不冰是時  
不正也昔人有云均調四時其機在乎生靈  
之主朕思之惶惶俄而風生八極雲幕長空  
良久雨降自朝抵暮萬物被澤至夕翩翩飛  
舞雪墜九霄曉來闢戶以觀近山玉砌遠景

銀粧此天地嚴凝之氣至矣今也時令既正  
仁者尤可思乎曰可所以思者富貴貧賤當  
有守思之道曰守者何曰當此苦寒之際衣  
單食寡者但能守饑寒而不妄爲異日安矣  
良人之名出矣必由貧賤至富貴也曰富貴  
亦可得而聞乎曰可且富貴者當此之際綺  
紈纈服紅爐暖閣重裯列鼎羞不思貧賤者  
無衣食之處他日必由富貴入貧賤也此理  
之必然有不可逃者朕聽斯言特以時記之

七曜大體循環論

洪武十年春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驀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人皆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失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至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之註一

一細爲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曰非也斯說甚謬吾觀蔡氏之爲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竒以巧雖物事可書其的而爲文不順則棄物事以竒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竒巧其性僻而迂意在著所聽聞以爲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儒言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

而罵之時令取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  
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書古先哲人之  
見話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  
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當時過庸愚  
者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  
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  
天象是以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  
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  
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

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  
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  
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  
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  
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  
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  
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  
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  
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着而為理所以

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窮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

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為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

右旋驗矣故天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爲斯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黃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誠後人特敕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爲之論

鼠齧書論

鼠之爲物性盜竊俄有被鼠盜去倉糧者初未知鼠若是其糧主歲終但見倉虛疑有人盜視之不見人盜之蹤跡也時四顧其倉見壁穿地竅謂傍曰斯何若是傍曰鼠之窠巢也曰鼠之爲物何施曰鼠乃萬物中一物耳其性務盜糧主曰倉虛糧耗莫不此物竊之

乎曰然糧主既聽斯言其怒恨恨不已正怒  
間忽翰林典籍至見糧主怒非尋常試問爲  
何傍謂典籍曰邇來被盜典籍曰賊擒否傍  
曰非人盜乃鼠耳典籍曰吾將謂人盜而乃  
壁鼠耳吾觀鼠之爲物與人相類何以見人  
盜雖曰無禮尚有智盜有非智盜鼠亦是焉  
且吾官守典籍務欲完書清類是其職也近  
者鼠入書厨將已完未完之聖書十嚙八九  
甚爲我罪吾乘一時之忿欲驅群猫而盡捕

之且未舉靜慮此皆物類所有者其性若是  
柰何性雖盜竊若附倉而巢依糧而窠則爲  
養身之計又何怒哉其聖書非餬口養身之  
物乃能無禮而嚙之其罪安可恕乎必驅猫  
以捕之一日縱猫入室其鼠皆竄所在有入  
壁者有潜地者有緣於梁者吾視其猫猫乃  
瞠目視之皆無所得吾將謂猫無用矣驀然  
有慮噫斯書昔聖人以此而利濟萬物若有  
知覺者必不廢若愚而欲廢必神靈護焉今

鼠無知嚙書將盡乃無一神呵護此果柰何  
吾又思若愚甚者雖神亦不鑑怒若必鑑怒  
亦何益哉吾試忖之此非羸政入鼠之類中  
焚書之心未已耶果鼠無知而若是耶不然  
鼠雖性盜竊所盜者必於鼠有益則盜今書  
於鼠無益乃廢之非羸政之爲鼠者何故疑  
而論之可不刑乎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

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  
間日悲號於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應人  
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  
寂然杳然或崇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  
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  
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曰爾何知  
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於  
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  
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



窮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什於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之道必有爲而爲夫何故蓋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

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畧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廛戰世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垂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

無所依者惟仰君而已死無所依者惟寃是  
恨以至於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  
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  
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  
卿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  
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  
福即禍將不遠矣其於千態萬狀呻吟悲號  
可不信有之哉

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良者慕佛教僧於心甚切往  
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欲目  
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  
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柰何認僧差矣爲何  
蓋爲聞僧善者及住持名寺加衣鉢整齊者  
往往廣與布施若善者果有微覺則將所得  
之物轉與貧難者於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  
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若住持名  
寺者廣得布施貧難不濟與同黨類私相盜

用非理百端寺頽而無補於前好善者亦加  
禍焉於斯之道好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  
差若善人歆功德延及子孫者當捨物於力  
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是慕道之心所以力  
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頽靡疊膝禪房  
慕如來六年之苦行意歆了心性以化世人  
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爲之凍裂雖酷暑蚊  
蚩爲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井使  
俗人見之則衣頽而形穉故所以世俗耳目  
無所驚眩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  
好善者求佛雖真佛臨世化爲力修僧人亦  
不爲凡天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  
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  
源源焉

拔儒僧入仕論

丈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爲道不  
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  
人然釋迦本同於人而乃善道若是斯非人

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  
此且諸羅漢住世應真幻化不一亦此道也  
或居天上人間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  
迦安可再生方今雖有僧閒能昂然而坐去  
者不過幻化而已即目修行之人皆積後世  
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  
之道時人不分假如方今天堂地獄昭昭於  
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若民有賢  
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貲兒女妻妾  
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於世祿及  
其家貴為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廈  
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  
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欺君而下虐善一旦  
人神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  
幽室歆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  
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  
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  
見也爾眩嚴輩等堂堂儀表已入清虛之境

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清風於翠微深處吟皓  
月於長更歲觀山嶽之青黃日百川之消長  
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亡非獨  
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  
之無知止可行之道而竟趨火赴淵其天堂  
地獄豈不兩皆邇耳若僧之不殺兼通漏未  
具宿本無緣加之累惡積愆豈異俗者趨火  
赴淵之愚者矣爾必歆異此道而傑焉須知  
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者  
播寰中若歆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  
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  
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視祿之少見賊之  
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鈎於腹此其所  
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  
當深思熟慮剖決是非然後來朝則當授之  
以官未審悅乎若果悅而仕則虛名泯而實  
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宦釋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  
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  
又能身行而化天下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  
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  
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  
不異此道者方爲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  
天下聖賢之稱未之有也所以世人於世善  
獲生全者託以彛倫攸序乃爲古今之常經  
於戲於斯之道聖賢備而守行之不亦善乎  
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  
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  
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  
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  
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  
聖賢之人見淺而識薄必然以爲之異所以  
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所以佛  
之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將  
來其應莫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

虛之謂也其聖賢之道爲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佛道之初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藐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黃泉利生脫苦善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目擊而效

之今世之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是道而行之何以見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爲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汚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菴受人之謁其所謁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爲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於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果何益乎

況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  
於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值秋遇嚴霜而  
盡稿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  
巢顛走者窩下惜哉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  
若有大至智者入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  
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冤者  
離獄罪者入囚農樂於隴畝商交於市廛致  
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陰隙之  
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徃徃倒持仁義酷  
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附體蛟蚋之吮  
身無敬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  
出艱於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  
亦難乎

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  
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國王之子既生既長  
觀世人之禍福覩日月之昇沉見人之造非  
也如酪酲之醉未醒如中睡酣而未覺以致



罪重危山愆深曠海愈墮瀾漫無由自釋佛  
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  
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群生時乃登雪嶺而靜  
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  
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  
賢少改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  
復醒睡而還覺人各識禍而知愆惟修善而  
可弭嗚呼佛之心爲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  
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

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  
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之何如  
乃有廢道積愆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邇聞  
天界住持者每晨昏則儀有向諸佛之禮所  
以禮向者則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爲啟敬之  
道而爲修道之行也今是僧懶於周旋不敢  
越向佛之儀故廢修以行之特以轎令人昇  
之周旋於諸佛之前於禮未宜於勤苦不當  
若以今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歟

御製文集 卷十 三十一  
若以此觀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  
積愆矣俄而有來告者昨晨天界住持向佛  
瞻禮墜轎以折足數日不聞鍾鼓之聲虛堂  
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謬儀積  
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  
今後若欲同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  
以自逸乃稱斯道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瀛海  
於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天生斯民論

二儀奠位於子丑則萬物資生於二氣闔闢  
之期惟人生氣之精英者也故比出萬物是  
變通而不已况衆乎既衆且靈互計而不已  
而有吞殘焉若非天生人君以育之又何言  
斯民之有哉然非斯民之衆而有愚頑者非  
人君之育亦可也所以非愚頑不足顯人君  
之治非人君之治斯民亦何措安其育之之  
道大在人君持守斷行焉若非持綱守紀而  
安善良則良善慌惚而弗寧若罰惡之道不

果而不罪不悛者則將何以育斯民者乎故  
天生人君必賞善以罰惡則惡消而善長亘  
古至今刑加暴亂奸頑者則斯民泰安矣若  
獲奸頑暴亂而姑息之使良善含冤而抑鬱  
則惡者日生善者日減何育斯民者哉故制  
以斧服以衣天子取斷以示政安斯民於仁  
壽之鄉餘何言哉

雲生論

嘗云性理不明在乎講而已然非智者不詢  
非賢者不明若愚頑者罔從講明之道則終  
世而愚昧若世之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  
斯乃善之善矣邇者符出四方令有司至賢  
良方正於廷朕親選擢之意在布列諸州職  
爲牧守以利黔黎夫何至廷者衆若與之語  
衆口喃喃艱分利鈍因是救問雲生性理以  
觀學之盈虛性之俊陋良久救備諸儒承救  
而往作焉雖然朕以已見而發問亦以已見  
而自明夫雲也者天地之盛氣也若或陰陽

之媾而乃雲形爲形則千態萬狀油然而生  
也在乎山蒸海涌奔騰上下變隼四維斯山  
川之出雲成而變也出本川澤歸則絕迹此  
雲之化也氣之妙也又非山非川也碧天無  
翳倏雲蔽於兩間而不歸於川澤瞬息不知  
其所以亦氣之所以然者也所以天地盛氣  
之爲雲爲時蒸而節至山川有若是而興起  
也且天地之清明八荒澄肅斯二氣之平和  
浩蕩之勢息逸俄膚寸以浮空必大化之有  
也

### 原刑論

爲特以雲生霧長消息於兩間雖結於太虛  
必微起於山澤故山川出雲雲本平山川是  
也

刑罰惡之道古制生人非至理不仁至仁理  
五刑備用於先必庫匱於後所以至仁焉所  
以生人焉非至仁理備五刑而無遺善惡惡  
善始微終亂愚私焉愚不知而反聽私故違  
而禍仁有以謂刑中我以謂刑中有以謂刑

御製文集 卷十 四十一  
平我以謂刑當蓋聽用中平刑用中當所以  
非仁不仁仁不非仁姦哀政簡慎稽之死生  
生死甚哉艱哉幽察而後已詳明死死本生  
復生甚哉輕重重輕至仁理刑一二三惡滅  
愚私理憫違一生惡四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

程